

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

第三辑（下册）

陈永发题



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编



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

第三辑（下册）

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编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. 第3辑 / 孙东升主编;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编.
—北京: 中央文献出版社, 2011. 11
ISBN 978 - 7 - 5073 - 3425 - 8

I. ①毛… II. ①孙… ②中… III. ①毛主席诗词 - 研究 - 丛刊
IV. ①A841.4 - 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7946 号

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 (第三辑)

编 者 /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
主 编 / 孙东升
责任编辑 / 王春明
特约编辑 / 王健虎
封面设计 / 张 戈
责任印制 / 寇 炫

出版发行 / 中央文献出版社
地 址 /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网 址 / www.zywxpress.com
邮 编 / 100017
编辑热线 / 66552857
销售热线 / 010—66513569 63097018 66183303
经 销 / 新华书店
排 版 / 名人时代
印 刷 /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680 × 960mm 16 开	58.25 印张	890 千字
2011 年 11 月第 1 版	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	

ISBN 978 - 7 - 5073 - 3425 - 8 定价: 118.00 元

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的创作经过 及在重庆公开发表后引发的论争

胡 国 强

1935年10月，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。这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：“长征一完结，新局面就开始”，“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”，一个“新的民族革命高潮”就要到来了。同年12月23日至25日，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。会议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，讨论并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。27日，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的报告，极其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，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，着重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，既反对狭隘的“左”倾关门主义，又反对右倾投降主义。毛泽东以无比巨大的气魄庄严宣布：“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，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，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”会后，立即组织了“东征部队”，准备东渡黄河对日寇作战。1936年1月26日（即农历正月初三），“东征部队”由陕北子长县出发，挺进至清涧县高杰村的袁家沟一带，部队在这里休整了十六天，并庄严发布了《东征宣言》。2月23日，红军以“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”的名义，在政委毛泽东、总指挥彭德怀指挥下，渡过黄河，发起东征战役，但是遭到阎锡山军队的拦击。红军英勇作战，取得很大的胜利。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“剿共”军总司令，率二十万人马增援阎锡山。5月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》，呼吁蒋介石及其一切爱国军人“停战议和，一致抗日”。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、保存国防实力，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张，于5月21日从河东回师。经过两个多月的东征，红军的力量得到扩大，并在山西的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，宣传

党的抗日主张，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，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。据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组同志讲，他们经过实地调查，认定《沁园春·雪》作于这个时期：“毛主席在这里居住期间，曾下过一场大雪，可看到长城内外，白雪皑皑，隆起的秦晋高原，冰封雪盖。那平日奔腾咆哮的黄河，一经冰封，顿失滔滔。这情景和主席词中所写完全相符。因此，我们初步认为这首词是毛主席 1936 年 2 月 7 日在陕北袁家沟写的。”（引自黄中模：《毛泽东咏雪词〈沁园春〉词话》）据该馆馆长杜建国讲，是毛泽东“住在袁家沟自治民同志家里，于 2 月 7 日深夜写的。”（引自周永林：《〈沁园春·雪〉论丛》）毛主席面对雪后初晴的高原风光，历数几千年封建统治者的“文治武功”，抒发中国共产党人拯救全民族的远大志向，于是吟成这篇千古绝唱。

这首词的创作时间，1963 年 12 月出版《毛主席诗词》时标明为 1936 年 2 月。1945 年 8 月 28 日，毛泽东从延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。谈判期间，毛泽东会见了柳亚子。柳亚子向毛泽东“索句”，毛泽东于 10 月 7 日将九年前创作的《沁园春·雪》录赠给他，并致信云：“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，填过一首词，似与先生诗格略近，录呈审正。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《毛泽东年谱》记载说：1936 年 2 月 8 日，毛泽东“在清涧县袁家沟，侦察渡口情况，督促渡河准备”；2 月上旬，“遇大雪，作《沁园春·雪》”。但是，日本作家武田泰淳和竹内实在《诗人毛泽东》一书中，引述了美国作家罗伯特·佩恩关于《雪》词“在飞机里写的”说法。佩恩在 1946 年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写了《毛泽东》一书，说毛泽东对他谈过这首词：“在飞机里写的，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时候的事。我为从空中俯瞰我的国家的壮美而赞叹。”佩恩的说法有两个明显的疑点：一是作者不可能轻易推翻他对柳亚子的说法，即“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”所作；二是作者第一次坐飞机是在 1945 年 8 月 28 日赴重庆谈判，那时正值夏秋之交，不可能看到雪景，当然也写不出咏雪词来。也许作者曾说在飞机里看到祖国的壮美河山，触景生情，对《雪》词作了修改，佩恩误听成“在飞机里写的”了。这就是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创作的大概经过。

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是中华诗词宝库中一首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千古绝唱，是于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

判期间，书赠柳亚子的。同年11月14日重庆《新民报晚刊》，首次刊出这首词的传抄稿。不多日，重庆《大公报》又把《新民报晚刊》刊登的毛泽东原作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刊登的柳亚子和作合并发表，一时传遍山城，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大和特和，成为当时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。

具体经过是这样的，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由延安飞来重庆，9月6日，偕周恩来、王若飞前往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看望挚友柳亚子。当时，柳亚子正在为完成老友林庚白遗愿，选编一本《民国诗选》。当时限于条件，取材有限。柳亚子在编选中，决定把诗选范围扩大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的《七律·长征》。柳亚子根据当时留传的情况，抄写了一份，请毛泽东校正有无错误。后来柳亚子在请毛泽东在他的纪念册上题写的《沁园春·雪》的“附记”中说：“1945年重晤渝州，握手惘然，不胜陵谷沧桑之感。余索润之写《长征》诗见惠，及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《沁园春》一阕。”

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学术界都据此把毛泽东书赠《沁园春·雪》给柳亚子的时间理解为1945年9月6日。后来柳无忌在《柳亚子年谱》和金冲及主编的《毛泽东传》，以及周永林等编撰的《重庆谈判纪实》（初版）中，也是这样讲的。

1983年12月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出版，内载前面笔者提到的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前夕，在10月7日致柳亚子的信称：“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，填过一首词，似与先生诗格略近，录呈审正。”该书编者对“填过一首词”一句，注明：“指毛泽东1936年2月写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”至此，事实原委才真相大白。

柳亚子对毛词《沁园春·雪》十分推崇，收到后立即和了一首，连同毛泽东原词一起送请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。报社考虑到发表毛泽东原词须要请示延安毛泽东同意，只是将柳的和词在11月11日《新华日报》上刊出：

沁园春

柳亚子

次韵和润之咏雪之作，不尽依原题意也。

廿载重途，一阕新词，意共云飘。叹青梅酒滞，余怀惘惘；

黄河流浊，举世滔滔。邻笛山阳，伯仁由我，拔剑难平块垒高。
伤心甚，哭无双国土，绝代妖娆。

才华信美多娇，看千古词人共折腰。算黄州太守，扎特气帆；
稼轩居士，抵解牢骚。更笑胡儿，纳兰容若，艳想浓情着意雕。
君与我，要上天下地，把握今朝。

柳亚子与青年画家尹瘦石十分友好。11月10日柳亚子曾将毛泽东书赠他的《沁园春·雪》和他自己的和词一起，让尹观阅。尹瘦石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，经过柳亚子介绍，在红岩村为毛泽东画像。现又向柳索求毛词手迹，柳亚子慷慨赠与。尹进一步请柳亚子对毛词写段“跋文”，柳亚子稍加思索，欣然命笔：

毛润之《沁园春·雪》一阕，余推为千古绝唱，虽东坡、幼安，犹堂乎其后，更无论南唐小令，南宋慢词矣。中共诸子，禁余流播，讳莫如深，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，虑为意者攻讦之资；实则小节出入，何伤日月之明。因哉高叟，瑕当与润之详论之。余意润之豁达大度，决不以此自欺，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。情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；恩来殆犹不免自郅以下之讥欤？余词坛跋扈，不自讳其狂，技痒效颦，以视润之，始逊一等，殊自愧汗耳！度石既为润之绘像，以志崇拜英雄之概；更爱此词，欲乞其无路以去，余忍痛诺之。并写和作，庶几词坛双璧欤？瘦石其永宝之。

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，亚子记于渝州津南村寓所

毛泽东在10月7日信中书赠柳亚子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是写在一张“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”的信笺上，未题上款，也未署名。后来毛泽东应柳亚子之请，在柳的纪念册上又题了一次。上款：“亚子先生教正”，下款：“毛泽东”。10月25日至28日，柳亚子与尹瘦石假重庆渝中区中山一路中苏文化协会举办“柳诗尹画联展”。柳亚子把毛泽东书赠他的《沁园春·雪》的两个手迹，在会上公开展出，正式与世人见面，引起了轰动。

重庆《新民报晚刊》副刊《西方夜谭》主编吴祖光，从黄苗子（黄苗子又从王昆仑）处，抄得毛词《沁园春·雪》，读后十分高兴。认为，“从

(该词)风格上的涵浑奔放来看,颇近苏辛词派,但是找遍苏辛词再找不出任何一首这样大气磅礴的词作。真可谓睥睨六合,气雄万古,一空倚傍,自铸伟词。”决定在他主编的11月14日的《西方夜谭》上刊出。标题:《毛词沁园春》,并在词后,附了一段“跋文”:

沁园春

毛词

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
大河上下,尽失滔滔。山舞银蛇,原驰腊象,欲与天公共比高。
须晴日,看红妆素裹,分外妖娆。

山河如此多娇,引无数英雄尽折腰。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;
唐宗宋祖,稍欠风骚。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。
俱往矣!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

毛润之氏能诗词似少为人知。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,风调独绝,文情并茂,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。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,殊不足为青年法,尤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《新民报晚刊》刊出的《毛词沁园春》是吴祖光从三个传抄本凑起来的。因此在个别字句上与毛泽东书赠柳亚子的手迹略有出入。

《新民报晚刊》将毛词刊出后,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,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斥责,指为“为匪张目”。

11月28日重庆《大公报》在显著版面,以《转载两首新词》为题,刊载了11月14日重庆《新民报晚刊》刊登的《沁园春 咏雪 毛泽东》,和11月11日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刊登的《沁园春柳亚子》。

从此,毛词《沁园春·雪》不胫而走,在重庆和全国各地广为传诵。在此之后,11月29日,重庆《新民报晚刊》在“社会新闻”栏,以《一阕〈沁园春〉,词人寄感慨》为题,刊出第一位起来“步韵唱和”的爱国民主人士、国内财政专家崔敬伯的和词。崔词原稿标题:《蒋管区所谓的大后方——调寄〈沁园春〉》,行文犀利,入木三分,刊出时被编者删去了标题,并对词句做了某些修改。

沁园春

崔敬伯

一夕风横，八年血浴，万里萍飘。看旌旗到处，惟余榛莽；
衣冠重睹，仍是滔滔

米共珠珠。薪同桂贯，早与天公试比高。抬望眼，盼山河收
复，忍见妖烧。

名城依旧多娇，引无数雄儿尽折腰。惜蒿里鹑衣，无情点缀；
泥犁沟壑，不解风骚。千载良时，稍纵即逝，岂是颓梁不可雕！
天醉也，看今朝如此，还看明朝。

按：崔词原稿为：

一夕风横，八年抗战，万里萍飘。恨敌蹄到处，惟余莽莽；
衣冠重睹，仍是滔滔。米共殊殊，薪同桂贵，欲与蟾宫试比高。
抬望眼，盼山河收复，忍见妖烧。

名城依旧多娇，引多少“接收”竟折腰。惜蒿里鹑衣，无情
点缀；泥犁沟壑，未解兵骚。天予良时，稍纵即逝，苦恨颓梁不
可雕！沧桑改，念今朝如此，还看明朝。

次日，重庆《大公晚报》副刊《小公园》，将崔敬伯和词改题《沁园春》重新发表。词前由作者写了一段“小序”：

顷者读报，见近人多作《沁园春》体，悵触哀怀，辄成短句。顶天立地之老百姓，亦自当有其立场也。

从此，在广大志士仁人中拉开了以《沁园春》为题，针贬时弊，步韵唱和的帷幕。

12月10日，重庆《新蜀报》副刊《蜀道》刊出董维熙的和词。

12月11日，重庆《新民报晚刊》副刊《西方夜谭》刊出了郭沫若和词。

沁园春

郭沫若

国步艰难，寒暑相推，风雨所飘。念九夷入寇，神州鼎沸，
八年抗战，血浪天滔。遍野哀鸿，排空鸣鹏，海样仇深日样高。

和平到，望肃清敌伪，解除苛烧。

西方彼美多娇，振千纫金衣裹细腰。把残钢废铁，前输外寇；飞机大炮，后引中骚。一手遮天，神圣付托（杜鲁门曾言：“美国有原子弹，乃上帝所付托。”），欲把生民力尽雕。堪笑甚，学狙公芋赋，四莫三朝。

接着在12月15日，重庆《新民报晚刊》副刊《西方夜谭》刊出吴洲和词。12月16日，重庆《国民公报》（副刊）刊出昌政和词。12月19日，重庆《大公晚报》副刊《小公园》又刊出蜀青和词。

由中国民主同盟陶行知任发行人，邓初民任主编的《民主星期刊》第十六期（1946年1月25日）也刊出了圣徒的和词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当时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的《民主报》记者、中共党员唐弘仁，在狱中读到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倍受鼓舞，也和了一首，在难友中秘密流传：

沁园春

唐弘仁

大地回春，号角雷鸣，大纛飘飘。走北轰千戈，势如山岳，南朝金粉，尽付滔滔。皇室崩颓，皇军彼靡，解放声声此日高。中原地，看旌旗招展，分外妖娆。

休云民气方娇，今绝世奸雄也折腰。笑庙堂宵小，丑形毕露；帮凶滚滚，难卖风骚。窃国枭雄，殃民四寇，已似南山落网雕。天亮矣，喜扬眉吐气，计取今朝。

与此同时，在延安的老教育家黄齐生读到毛词《沁园春·雪》后，与谢觉哉、钱太微诸位先生也步韵唱和。1945年12月18日（农历冬月初六）是黄齐生的67岁生日，他步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韵填了一首。

沁园春

黄齐生

六十晋七感咏。盖读毛、柳、钱、谢诸公之作而学步也。

竟夜思难，半世生涯，转类蓬飘。念圣似尼山，源称混混；隐如桀溺，乱避滔滔。教稟津门（天津严范荪师），师承南海，许

与梁潭比下高。羞怯甚！笑无盐嫫母，怎解妖娆。

不识作态装娇，更不惯轻盈舞委腰。只趣近南华，乐观秋水，
才非湘累，却喜风骚。秋菊春兰，佳色各有，雕龙来是小虫雕。
休言老，看月何共朗，气何其朝。

在晋察冀解放区《晋察冀日报》工作的邓拓，也步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原韵填了一首，充分表达了解放区广大军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心情。

沁园春

邓拓

步毛主席原韵，一九四五年。

儿斗南天，真理昭昭，大纛喜义师到处，妖氛尽敛；战歌匝地，
众志成城。故国重光，长缨在握，孰信魔高如道高？从头起，
果凭谁指点，这等妖娆！

当年血雨红娇，笑多少忠贤已屈腰。幸纷纷羽檄，招来豪气；
声声捧喝，扣去惊骚！韬略无双，匠心绝巧，欲把山河新样雕！
今而后，看人间盛事，岁岁朝朝！

在昆明的缪秋沉，因为他儿子在昆明“一二·一”血案中身受重伤，悲愤之余，“撷辞步韵，聊以写忧”。也于1946年2月16日和了一首。

这段时间，在重庆地区总共刊出“唱和”词章10首，外地刊出3首，总共13首。

这些词章，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解放区大好形势的歌颂，对蒋管区的揭露：表达了人民群众在“重庆谈判”之后，要求国内和平，反对美国当局支持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发动内战的强烈愿望，和“要求民主，反对独裁”，对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法西斯暴政的血泪控诉。一句话：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提出的“为和平、民主、团结而奋斗的方针”的坚决拥护。

面对全国各地兴起的《沁园春·雪》唱和热潮，国民党顽固派最先不相信《沁园春·雪》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，甚至造谣说，毛词《沁园春·雪》系柳亚子“操刀之作”。继而由国民党内部，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通

知，明令能够写诗填词的国民党员各作一首，然后从中挑出所谓上乘之作，用国民党领导人的名义发表，想把毛泽东的词比垮。结果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。最后只得由《中央日报》出面，王新命牵头，组织《和平日报》和于斌的《益世报》紧密配合，收罗一批御用文人，打着反“帝王思想”的破旗，利用他们在新闻媒体中的权势，向毛泽东、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。

闹剧先在远离重庆城区 100 余华里的合川县，由两个叫“老酸丁”和“石昙”的，在《合川日报》上摇旗呐喊，拉开了序幕。

12 月 1 日老酸丁在《合川日报》上首先抛出一首词作：

沁园春

读新词和新词

老酸丁

读《大公报》（1945 年 11 月）28 日“转载两首新词”后，不禁酸性大发，感从中来，觉毛泽东先生风流自赏，忍作内乱，吾民何辜？吾民何罪？自命红装素裹之妖娆者，其何以告我耶？！因步先生原韵以述我怀，工拙固不敢与风流魁首一较也。附志。

万里长征，八载兵侵，一意萍飘。恁延安内外，恶意草草；大江南北，祸水滔滔。袭击国军，坐收渔利，强向尊前共论高。媚晴日，愿红装素裹，卖弄妖娆。

河山割据多娇，忍驱使健儿又折腰。笑花开百合，略输文采，数宗忘祖，自诩风骚。混世魔王，侈言解放，聚得猢猻着意雕。内乱苦，劝风流党首，解甲今朝。

12 月 6 日，石昙也步韵在《合川日报》上抛出一首《沁园春·忠告共产党》，全都是污蔑攻击之词。

此前的 12 月 4 日，由《中央日报》牵头，在《中央副刊》上抛出由王新命化名“东鲁词人”和另一位名叫“耘实”的作者的两首词作。《和平日报》在《和平副刊》上抛出“三湘词人”易君左的词作。《益世报》在《益世副刊》上抛出张宿恢的词作，正式登场，气势汹汹，大张挞伐地鼓噪了一番。正如毛泽东在给黄齐生先生信中所说：“其国民党骂人之作，鸦

鸣蝉噪，可以喷饭，並付一观。”

《中央日报》的《中央副刊》载：

次毛润之《沁园春》词韵

东鲁词人

抗战军兴，受命立功，拥纛东执。当细徊歧道，中夜惘惘；
惊心怵目，举廿狂潮。寇患方深，阅墙难再，回首中原烽火高。
却戈倒，看杀人掠地，自炫天骄。

山河美丽多娇，笑草莽英雄亦折腰！想翼王投笔，本矜才藻；
押司题壁，夙擅风骚！惜误旁门，终虚正果，勒马悬崖着意雕。
时未晚，要屠刀放下，成佛今朝。

《和平日报》的《和平副刊》载：

沁园春

易君左

乡居寂寞，近始得读《大公报》转载毛泽东、柳亚子二词。毛词粗犷而气雄，柳词幽怨而心苦，因次韵成一阕，表全民心声，非一人私见，望天下词家，闻我兴起！

国脉如丝，叶落花飞，梗断蓬飘。痛纷纷万象，徒呼负负；
茫茫百感，对此滔滔。杀吏黄巢，抗兵白起，几见降魔道愈高。
明神胄，忍支离破碎，葬送妖娆。

黄金难贮阿娇，任冶态妖容学细腰，看大漠孤烟，生擒颞利；
美人香草，死剥离骚。一念参差，千秋功罪，青史无私细细雕。
才天亮，又漫漫长夜，更待明朝。

《益世报》的《益世副刊》：

沁园春

吊北战场（次毛韵）

张宿恢

乡居寂寞，近始得读《大公报》转载毛泽东、柳亚子二词。毛词粗犷而气雄，柳词幽怨而心苦，因次韵成一阕，表全民心声，非一人私见，望

天下词家，闻我兴起！

北地风沙，片野狼烟。火焰乱飘。看大千世界，残留点点，
破碎家园，祸浪滔滔。人兽叫嚣，鬼怪离陆，俨然十丈魔道高。
如来眼，看黄巾赤裹，丑尚妖娆。

狰狞犹自作娇，凭天下黎庶哭断腰。叹倭皇满帝，错其失策，
德人意族，难胜愁骚。伊谁天娇，枭隼鹰鸢，百眼不识射雁雕。
思左矣，看古今祸首，能保几朝！

12月5日《和平日报》的《和平副刊》抛出了吴诚的词作；

过了几天，12月10日，《和平日报》的《和平副刊》用整版篇幅又抛出颜雾、尉素秋女士、核林、慰农四人的词作；

12月13日《和平日报》的《和平副刊》再抛出颜雾“叠韵致柳亚子”，与孙浪工、樊旦初、吕耀先的词作；

12月14日，《益世报》的《益世副刊》抛出了小完的两首词作。

经过十几天的叫嚷，《和平日报》已经声嘶力竭，再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了。12月28日《益世报》的《益世副刊》又才抛出雷鸣的词作；

直到1946年1月3日《和平日报》的《和平副刊》又抛出了胡竞先的一首词作。

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御用文人上演的这场闹剧，理所当然地遭到郭沫若、聂绀弩等进步人士的迎头痛击。他们只得于1946年1月25日，由易君左在《和平日报》上抛出《再谱〈沁园春〉》，而就此草草收场。在这场闹剧中，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，除了抛出大量词作外还有12月4日的《和平日报》刊出的董令狐和扬依琴的两封“读者来信”，攻击毛泽东是“封建余孽”，“英王霸主”。

之后在12月8日重庆《大公报》刊出王芸生洋洋万余言的《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》的“学术文章”，在重庆《大公报》上连载5天；同时由上海、天津两地的《大公报》分别转载。作者在文章的“前记”中说：

这篇文章，早已写好。旋以抗战胜利到来，国内外大事纷纷，遂将此文置于箱底。现在大家情绪起落，国事诸多拂意，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小事。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，但却是从二千

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，岂容太捡便宜？要从根本清算，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。近见今人迷怀之作，还看见“秦皇汉武”，“唐宗宋祖”的比量。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、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。翻身吧，中华民族！必竞竞于今，勿恋恋于古；小百姓们起来，向民主进步！

十一月十五日

王芸生后来曾把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抄给傅斯年，并在信中说：“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。”（见《傅斯年文物资料辑》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编）

这场由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御用文人串演的闹剧，从1945年12月1日由“老酸丁”等在《合川日报》拉开序幕，12月4日由王新命（东鲁词人）在《中央日报》的《中央副刊》上抛出《次毛润之〈沁园春〉原韵》，《和平日报》的《和平副刊》上易君左抛出的《沁园春》，张宿恢在《益世报》的《益世副刊》上抛出《沁园春·吊北战场》，正式登场，到1946年1月25日易君左在《和平日报》的“和平副刊”上抛出《再谱〈沁园春〉》。历时1个月又25天，总共抛出词章21首，“读者来信”两封，“学术文章”一篇。他们在反“帝王思想”的旗子下，竭力歪曲、丑诋。”把毛泽东初到陕北咏雪之作，说成是“押司题笔”，把解放区说成是“血浪天滔”，把人民军队说成是“杀吏黄巢”，把柳亚子的和词说成是“封建余孽”的“奉和圣制”等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御用文人忘乎所以喧嚣一时之际，12月29日，郭沫若在《客观》1945年第8期（1945年12月29日）上“步毛泽东原韵”和了一首。对王芸生在重庆《大公报》上反“帝王思想”的“学术文章”和易君左在《和平日报》的《和平副刊》上的“和韵”，严加痛斥。

沁园春

郭沫若

说甚帝王，道甚英雄，皮相轻飘（当时某报评毛主席《沁园春》词有帝王思想）。看古今成败，片言狱折，恭宽信敏，无器民

滔。岂等沛风？还珠易水，气度雍容格调高。开生面，是堂堂大雅，谢绝妖娆。

传言鹦鹉翻娇，又摆扬州闲话腰（某无取文人亦和韵，但反唇相讥，极端反动）。说红船满载，王师大捷，黄巾再起，娥贼群骚。叹尔能言，不离飞鸟，朽木之材不可雕。何足道，纵漫天迷雾，无损晴朝。

接着，郭沫若又于1946年《萌芽月刊》第六期上发表《摩登堂·吉诃德的手法》一文，对王芸生的《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》点名批驳。

王芸生的这篇文章并不是纯粹学术性的论文。他写出的“用意”并不是真的想向史学界提上一种新的历史观；而是想在历史批评的外衣下，执行他的某种政治任务。

王芸生的《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》的皇皇大文，在冒头上的几句话“近人迷怀之作……”这就是（他们的）“醉翁之意”所在的地方。

王芸生把别人的寓意之作认为“迷怀”……于是乎得到一个十分惊人的发现：毛泽东不外是一位复古派、迷信家，还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。……要“斥复古”，是斥毛泽东的复古，“破迷信”是破毛泽东的迷信，“反帝王思想”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打倒了毛泽东就是打倒了共产党，打倒了共产党，自然也就护卫了和共产党对立的党系，这种自欺欺人偷天换日的本领是多么可爱！王芸生在发号施令：“翻身吧，中华民族！必竟竞于今，勿恋恋于古，小百姓们起来，民主进步！”多么响亮呀！然而这儿所响亮着的正是铿锵的“戮乱之声”！这明白地是在说：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“民主”，他们是压迫“中华民族”的，“小百姓们”赶快“起来”，把他们打倒。

正是这一手法，乃王芸生的得意之作，所以才把他的大文自行四处发表。

毛泽东走不是在提倡“复古”，奖励“迷信”，鼓吹“帝王思想”？这些问题要拿出来讨论都觉得有点无聊。王芸生也会明白，